

常熟翁氏藏书源流考

仲伟行

常熟翁氏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。翁心存一家父子入阁拜相,同为帝师;叔侄联魁,状元及第;三子公卿,四世翰苑。而翁氏藏书由于家学渊源,经历了翁心存、翁同书(翁同爵、翁同龢)兄弟以及翁曾源(曾瀚)、翁斌孙、翁之廉(之熹)、翁兴庆六代相继承接,绵延久远。

翁心存之父翁咸封,字子晋,号紫书,晚号潜虚。是常熟璇洲里翁氏十三世。家道贫寒而攻读刻苦,乾隆四十八年(1783)中举,任海州学政。使翁家乐志堂一支开始复苏,从此步入仕途。其读书之房名“困学斋”,取孔子所谓困而学之之义。在海州(今连云港)从政十二年,政绩卓著,被公举入祀海州名宦祠。曾创建石室书院、编纂州志、重视谱学等,应该说为子孙辈树立了好书之门风,也使翁氏为读书而藏书创立了良好的开端。

翁心存(1791-1862),字二铭,号遂盦。恪守“富贵不足保,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”的祖训,苦读十六年,登道光进士第。四典乡试,三任学政,入阁拜相,贵为咸丰、同治两朝帝师,任国子监祭酒、工部尚书等职。这一时期,为翁氏家道中兴期,翁氏藏书才真正有了基础。

大约也是受常熟一地藏书之风熏陶,翁心存从小好聚书,虽然家贫,犹节衣缩食,积钱购买,“甚而漂岁谷以易之”^①,若遇卷帙

浩繁、价格昂贵无力购买的书籍，就借来发动全家人抄写，最后“粘补加线装钉成册”^②。因家境窘困，他曾为常熟藏书家“爱日精庐”主人张月霄校勘书籍，处馆教书。无钱购书，向好友“稽瑞楼”陈揆“借其藏书而读之”^③。“稽瑞楼”陈揆藏书主要来自钱曾的述古堂、毛晋的汲古阁和黄丕烈的士礼居，数量不下十多万册，多宋元本，并以藏抄本、名人校本著称于世。陈氏死后，藏书散出，翁心存惜其至好身后，不忍其书落入俗子之手，遂“以原价收购”^④其十之四、五，大约4、5万册。这一部分书籍，构成了翁家藏书的很重要的部分。其中不乏宋元刻本、明清两代名贤手稿，经史之外，复及金石文字、钟鼎篆籀等。通籍后，有了薪俸，便购书不辍。“翁氏藏书颇丰，总数不下数万卷”^⑤。在常熟故居綵衣堂辟其书室为“知止斋”。因长年奉官在外，藏书一直保存在綵衣堂内，后编成《知止斋书目》（未刊行）。

翁心存的藏书传给了其子翁同书、翁同龢，而他们俩又各有所藏，不断增益。

翁心存长子翁同书（1810—1865）字祖庚，号药房，又号龢斋。綵衣堂内书斋名“双桂轩”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进士及第，官至安徽巡抚。幼时家中藏书不能满足他的读书求知欲望，向城内藏书家爱日精庐主人张月霄、稽瑞楼主陈揆借书阅读，陈为翁同书的刻苦好学精神所感动，干脆赠书百册，内容多为经义注疏、音韵字表之类。这使他日后娴熟经史，曾著力于小学、音韵学研究，担任翰林院编修、武英殿纂修、国史馆协修，出色完成《大清一统志》编纂、校勘工作。

他在黔任职数年，仍好书如癖，总是“簏多藏籍，丹黄未曾离手”^⑥。多方搜集当地名人学者的著作，忙里抽暇，勤加披览，藏为之用。在扬州军营，戎马仓皇而不废文事，办文案又搜寻典册，两不相妨。他将俸银一部分用来购买流转于扬州的宋元明三朝秘籍孤本，总数不下数千卷。可惜大营几次失守，“善本书数千卷俱赴劫灰矣”^⑦。然

而，焚佚不移购求志，他吸取教训，将购到之书寄往京师家中保存，最多一次寄家分送父亲翁心存、五弟翁同爵、六弟翁同龢、儿子翁曾源、曾荣、曾桂、曾翰的书多达一百余种。属于同书个人的，共分“归”字号、“凯”字号两大箱。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诗词书画名贤稿本等方面。以后，还从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后人处购得大批秦氏藏书：“今又得秦氏书绝佳，如《姓氏遥华韵》及《刘涓子鬼遗方》、《读千文篆注》之类皆精妙，……今其孙贫极矣，男当稍稍收其书。”^⑧其仿效父亲当日怜惜陈子准之书精神可嘉，更不易的是在战乱中仍持续关注文化典籍的聚散。

他的藏书连同承继的部分父亲的藏书，下传到了其嫡孙斌孙手中。翁斌孙17岁即进士及第，是翁家在清末的最后一位地方大吏。清帝退位，斌孙隐居天津“读书自娱”，而对于收藏一事亦乐此不疲。在其《笏斋日记》中多有记载，如：

1919年2月17日：“镜古堂送书，有宋本《古文关键》四册六百元。明钞《古堂类范》三十二册，八百元。均佳。《类范》即《北堂书钞》，首册前黄尧圃录《读书敏求记》、《曝书亭集》各一则，末册后有尧圃跋，言书贾改名之由甚详。首册经火烧，损右下角。书中亦多霉损处，钞亦舛误甚多，盖竹垞（朱彝尊）经见之本，末册有竹垞两印，非遵王所纪精钞之本也。”2月25日又记道：“京师镜古堂伙送前所见《古堂类范》两本来，以《北堂书钞》对之，大致同。”同时，他还收藏字画碑帖，1918年2月28日写道：“今日买王圆照纸本山水一幅，五十五元。罗跋牛仿巨然一幅，十六元。王云寻阳琵琶图，九元。”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有《笏斋所藏物》一册，著录内容为碑帖，在每种碑帖下都注明了“家传旧物”、“文勤公旧藏”、“父亲藏”、“叔祖赐”或购于某地等。

可见，翁同书一支的藏书，在翁斌孙手中又有所增益。1922年斌孙病逝于天津，藏书归斌孙之子翁之熹所有。翁之熹在北京琉璃厂的虹光阁古玩店拥有股份，店掌柜不时要将字画古玩旧书带到

天津呈给翁之熹鉴赏,看看是否收购。因此,翁之熹对于父辈之藏虽无太多增益,但能世守勿替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翁之熹将家藏善本悉数捐献国家图书馆(即原北京图书馆)。在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中,记载“翁捐”书总数为3779册^⑨,其中宋刻本不多,金、元刻本数种,明、清刻本多种,而明清抄本最多。其中有翁心存手迹、翁同书批跋或校订、翁同龢批跋、校订及手抄本等。另外还有翁心存所著《知止斋遗集》稿本一百一十一册,翁同龢著《瓶庐丛稿》二十六种稿本三十册等,弥足珍贵。这部分藏书的捐献,往往被人们混淆为翁同龢所藏,并被公认为翁家藏书都已归之于公了。

翁心存的幼子翁同龢,则是翁氏藏书另一支源流的继承与发展之人。

翁同龢(1830—1904),曾历任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,协办大学士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,还两度入军机,先后授读同治、光绪两代皇帝。他既是清末著名政治家,也是著述家、校勘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、书画家。翁心存的书多半传给同书,而同书长同龢二十岁,“长兄如父”,两人非常接近,所以有些书画古籍转给了同龢,同龢的收藏印中就有一方谓“文端文勤两世手泽”即可为证。但重要的古籍收藏,是同龢在为官以后积累的。

如在典试陕西、山西时,自己搜集和门生古旧赠送的碑帖,如怀仁圣教碑等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淀园被掠,园藏古籍、碑帖、字画大多失落;北京政变中,载垣、端华先后处死,怡王府、肃王府府藏图籍、碑帖、字画也大多散佚;此外,琦善、耆英家被查抄后,家藏文物也多被没收变卖,它们中的一部分先后为翁同龢所购得,如唐人写经、宋拓麻姑坛记、明拓争坐位帖稿碑、醴泉铭等。回籍修墓途经上海时,与九华堂、扫叶山房、同文书局等以及苏州抱芳阁建立了联系,经常有书商送货上门。客居京师期间,但凡京师博古斋、论古斋、丛古斋、积古斋、尊古斋、宝古斋以及宝文堂、三槐堂、积古堂等大小书铺无不留有他的足迹。而由书店购入的大部分秘笈,都是

藏有端绪、授受有流。这在他长达四十七年的日记里，有不少记载。在此略举一例：

同治四年(1865)乙丑二月初十日：“得见宋本《集韵》，钱遵王家物，惊人秘笈也，酬以三十金不售(朱修伯有影宋抄，久在余处，即从此本出)。”十一日：“到厂访求《集韵》，畀以四十金约送来，而贾人转欲居奇不售矣，可恨。”十三日：“诣书肆问《集韵》。”十四日：“宋本《集韵》模糊处甚多，然确是也是园旧物，古香馥馥，遵王所谓‘巍巍然鲁灵光’者也。修伯所藏抄本每叶皆有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一行，实从宋刊本影写，二百年后仍得并几校勘，又适在乡后学之室，亦奇缘矣。”十五日：“始定议以三十四金易《集韵》，此怡邸物也。曩尝与三兄(注：即翁同龢)极力购求之不得，今乃落吾手，异日对床话雨，当增一段欣赏耳。”^⑩

这六天中五次记载，把巧遇、多年寻求、几乎失之、摩挲审定及最后获得的心情及经过记述得生动而感人，何等执着的聚书精神跃然纸上。也说明了翁同龢从政之余能使他心灵得到慰藉的，便是到琉璃厂购买奇书善本。

在藏书题跋中，也能看到翁同龢聚书的踪迹。如：在《施顾注苏诗》第四十二卷后翁同龢跋曰：“曩尝于叶润臣家，得见嘉泰本《施顾注苏诗》，叹为环宝。一日坐殿庐中，桂侍郎以怡邸残书见视，忽睹此本，以二十金购之。前后缺八卷。此虽景定补本，然字画清劲，粲若明珠，恐人间无复数本矣。同治十年伏日早退，题于东华门酒家。”

翁同龢革职编管在家乡山居期间，抱着病体，为帮助编纂《常昭合志》，亲自搜集整理明清以来有关常昭地区的方志和文献史料，有关资料常熟不易找到，仍旧自己掏钱，托人前往苏州抱芳阁、上海九华堂、扫叶山房、同文书局等书铺求购、向私人藏书家借抄^⑪。

1898年7月，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后，其侄孙翁斌孙为其看护好在京中的房产和书籍，第二年，便将翁同龢寄存在京寓的书籍字

画、收藏的文件档册、文字手迹等，一部分移存天津，一部分装运回常熟，伴随翁同龢度过了凄凉的晚年。留在常熟綵衣堂内的藏书，尚可称连楹充栋，亦多为不经见者。乱后则荡然四散，渐被公私收藏，南京图书馆收藏有五千余册；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四百余种一千七百多册翁氏藏书，其中有《贞观政要》、《皇极经世》、《今水注》等二十种明、清刻本及抄本，还有翁同龢手校汲古阁刻本《后汉书》残本，翁斌孙抄校本《东华录》，翁曾源、翁曾荣、翁之润、翁之廉等翁氏家人藏书。常熟博物馆也藏有翁同龢《皇朝兵制考》手稿、翁斌孙的《笏斋日记》手稿等几种。

翁同龢于1904年去世，存在天津的这部分翁同龢藏书便归于他的曾孙翁之廉(1882-1919)，基本无所增减。其中还有一些应是翁同龢嗣子翁曾翰的藏书，曾翰1858年考中举人，任内阁中书，负责保管典籍，后授为内阁侍读。曾参与编校《国子监志》，可惜英年早逝。他有藏书室名“松竹斋”，著有《皇朝谥法考》、《吟雪山房诗钞》、《海珊自叙年谱》等，其日记手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古籍部。斌孙次子翁之廉承嗣曾翰为孙，之廉又无后，其弟翁之熹的第三子翁兴庆(万戈)过继为嗣子，因此翁兴庆2岁时便成为翁同龢一房的玄孙。这样，翁同龢的藏书当全归翁万戈所有。那时留在天津翁之廉家中的藏书，由之廉的强氏夫人精心保管，没有遭到损失，直到1947年运出国门。

翁兴庆(万戈)1918年出生。国际社会活动家、学者兼书画鉴赏家，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等，于1938年赴美留学，1953年加入美国籍。1947年翁万戈回到祖国，了解到国内战局的真实情况，遂将属于他名下的存在天津的祖传书画、古籍及杂物装箱，交由开滦矿务局一艘煤船由天津运抵上海。正好这一年其夫人程华宝的父亲程远帆就任中央信托局局长，有此关系，这些书画古籍较为顺利地装上了由沪赴美的轮船，于1949年初从海路运抵纽约，存入了满含顿贮藏公司。

翁同龢这一支藏书流传至今已有六世,历经二百余年,几经战乱,辗转流离,幸免于天灾人祸。翁万戈先生退休后致力于整理家乘及先高祖所遗文件手札。2001年4月,通过中国嘉德公司牵线搭桥,由上海市政府出资450万美元,买下了尚存翁万戈手中的翁氏藏书,今存上海图书馆。这批书的内容,既有《常熟翁氏藏书图录》,^⑫亦有冀淑英先生之文^⑬介绍,此不赘言。

参考文献:

- ①②④⑩《翁文恭公日记》。上海,商务印书馆影印,1925。
- ③⑥⑪谢俊美著:《常熟翁氏》。北京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9.12。
- ⑤丁祖荫等纂修:《重修常昭合志》。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。
- ⑦翁同书:《翁氏家书》四《致玉甫、声甫两弟》。
- ⑧翁同书:《翁氏家书》六《禀父母》。
- ⑨曹培根著:《文献史料论丛》。北京,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2。
- ⑫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:《常熟翁氏藏书图录》。
- ⑬冀淑英:《〈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〉影印说明》。《文献》,1994(2)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常熟庞薰琹美术馆